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四回 白雲千載空悠悠

一九九四年底，在幾個弟子安排下，丁一到了香港，在彌敦道租了間辦公室。不到一個月他就發現，香港文化可以用三個字來形容，就是淺、錢、遷。淺是指一切要簡單明瞭，一看就知；錢是生命的根本，生存為了賺錢，生活為了花錢；遷則是靈活性，一有風吹草動，香港人馬上行動，絕不戀棧。一九九七年香港將回歸祖國，約一成有特權的港人，能跟隨英國人回去做順民的，早就拿到英國護照。另有三成靠不上英國，但腰纏萬貫者，立刻到加拿大、澳洲或其他地方置產創業。只有一些遷之不得，或心懷祖國的頑固分子留了下來。

由於幾十年來的現實經驗，在列強環伺下，中國在政治情況沒有穩定之前，不敢放手發展經濟。經濟不發達，市場就不自由，人民生活受到重重限制。香港是個標準的經濟實體，又是中國內地與國際接軌的窗口，當然對各種變化極端敏感。

這時，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瞬息萬千，各種游資充斥。比如阿拉伯國家的石油資金，北美的老人基金、教師基金、退休基金等等，都以上萬億計，富可敵國。但這類基金都有一定的社會責任，多半投資在穩定的事業體上。

還有一種對沖基金，是針對兩種基本上矛盾衝突的金融體系，利用資金的流向，作平衡操作。比如說股市、匯市或期貨等，如果有兩種不同性質的市場同時存在，當某種市場資金需求量大時，流動的結果，必然導致另一市場資金的匱乏，反之亦然。對沖基金以其龐大的資金操作市場，造成了資金流，再於流向中賺取最大的利益。

以發電廠來說明此種運作最是恰當，水力發電利用水壓落差，火力及核能發電則利用溫差。事實上連潮汐都可以發電，只要設一個閘口，漲潮時水向閘內流，可以發電；退潮時水向外流，又可以發電。

水是生命的泉源，資金是經濟的命脈。若水太多，超過了控制範圍，可以釀災。資金過於豐沛，也是一種社會禍害。因為不論是哪種基金，其唯一的目的是要滋生利息。鈔票只是一種有價證券，怎麼能生鈔票呢？當然要靠資源的運用。

對沖理論來自高能物理的量子力學，在幾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大力鼓吹下，許多物理學家轉行從事金融。對沖基金一入市場，初期斬獲頗豐，年成長率超過百分之一百，甚至有數倍成長的記錄，頗令各界側目。

然而大利之下果有大害，當資金流動太快太猛，那些金融體系不能適應的國家，必然會發生市場失序，制度崩潰的慘事。為此，美國聯邦儲備局還成立了國際避險基金，以改變體制為條件，才肯挹注資金，協助受害國的復建。

美國主導國際金融市場，可謂仁至義盡，頗令一些人士心悅誠服。事實上這是一種通吃戰略，考慮得非常周詳。如果全世界都採用美式體制，美國當然是眾望所歸，所作所為便成為人類社會的標準，典範永垂。

比如說，美國有個籃球組織NBA，即國家籃球協會，舉世知名。在初期還有一個美國籃球協會ABA，兩個組織分食籃球運動市場。但是在相互競爭下，後者敗陣，市場便被NBA壟斷，利益獨佔。結果全世界唯NBA馬首是瞻，規模日盛。而昔日分庭抗禮的ABA呢？連知道的人都不多了。

NBA動輒以年薪千萬美金的誘惑，向全世界籃球健將招手，於是第一流的人材都走向美國。精英匯聚，球賽自然精采，市場接受率更高。市場接受了NBA，其他各國就永無翻身的機會，唯有成為不貳之臣，不斷購買NBA的產品。

黑社會素來為人詬病，他們也採用這套方法。各幫各派先比鬥爭奪，等勝者登基了，其餘便俯首稱臣，諸事皆由「大哥」作主。辛苦的是小弟，往往淪為亡命之徒，大哥們永遠是社會賢達，坐收漁利。

知識界亦然，美國各大學敞開大門，吸納了全世界最優秀的學子。而在美國人的價值觀下，他們被徹底洗腦，久而久之，便成為美國的代言人。更厲害的是，這些「學有專精」的一流人材，回到祖國，無不官高爵厚，世人想不被同化，其難如上青天矣！

經濟有什麼分別呢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美國設計了一套以美元取代黃金本位的經濟制度。當時不論戰勝或戰敗國，在戰後都困苦不堪。美國以美援及借貸等方式，誘導諸國參加。等全世界都採用了，美金便成為唯一的通貨標準，如果美金大貶，全球經濟便要崩坍。美國因此有恃無恐，任意揮霍，債多不愁，國家欠債高達數萬億美金。

美國人在二十世紀末養尊處優的日子，可以說完全靠著向全世界舉債得來。在這種機制下，早培養了各種「打手」、各式「文膽」為主子「護法」。唯獨東方各國飽經戰亂，早有另一種應變措施——把鈔票換成黃金，再把黃金埋藏在床下。

這種方式，對以美元為貨幣基礎的歐美國家是一大威脅。因為當黃金流通量大時，其價值就相對降低，美金變成強勢。若黃金都埋在床下，黃金少，紙幣多，美金就成為弱勢。以還債的立場來看，債台相對增高了。

當然，自從有了銀行機制，人們已不再埋藏黃金，而是存入銀行中。實質上兩者分別不大，只不過銀行用相對的黃金擔保。若一個國家也如此，人民爭相儲蓄，以外匯存底，那種力量相當可怕。

以公元二〇〇〇年為例，中國的外匯存底為一六〇〇億美金，日本一三〇〇億，香港一〇七五億，台灣一〇六七億，包辦了世界前四位，而全部中國人總和將近四千億。換句話說，這些都是美國帳面上的國債。

對日本，美國的手法是剛柔並濟；對台灣，則是以銷售武器為交換；香港是自由港，只要錢進錢出不後於人就可以了。真正可怕的是中國，改革開放不過二十年，國民生產毛額卻連續平均增長九·七％。

在大哥臥榻之側，有誰願見另一頭睡獅醒來呢？

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，她沈睡了很久，在西方軍事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多方侵略圍堵之下，幾乎要與其他三個文明同一命運。但是中國掙扎著、睜開了眼睛，這就面臨了遊戲規則的鐵律，要重新洗牌了。霸主是不能下台的，至少想做霸主的人，會使出各種招數，硬是佔著位子不放。

一九九七年，由於亞洲諸國的金融體系只能應付小額流量，在對沖基金的逆向操作下，堤防潰決了。首先是韓國，由國際避險基金出面，貸款三百億美金，強迫其改變金融結構。接著蔓延到泰國及東南亞各國，沒有一個國家禁受得住這股洪流的衝擊，經濟一一崩潰，幣值大貶。危機波及香港、俄國及中南美洲，最後延伸到墨西哥，連美國也飽受威脅，涉及的金額高達數千億美元。

在經濟理論上，每一個經濟循環都有一定的週期，據統計，以往是十年左右。因為經濟的市場基礎在於資源、生產與消費（與經濟發展有所不同，經濟發展的三大基因是勞動力、資源技術、資金及市場），當正向發展到達一定程度，資金充沛、生產過剩，就一定導致消費減緩。這三個環節若窒礙不通，經濟就出現蕭條的徵候。

美國在八〇至九〇年代，因生產力不敵日本，國內失業率大增。克林頓總統上台後，決定開放網絡，並與風險投資掛鉤。此舉使得數十萬名高科技失業人員，轉而投向網絡市場，開啟了電子經濟這一嶄新行業。藉此消化了前一循環中積累的存貨壓力，又在資金充裕的環境下，創造了一波新的生產力，故能維持連續不墮的經濟高成長榮景。

美國國力雄厚，資金流量高達萬億，足夠承受各種波濤。但是國際對沖基金卻因錯估形勢，在香港及俄國各損失了數百億美元，從此一蹶不振，連帶國際避險基金也被迫宣佈關門。這場慘烈的金融戰役，表面上看來，對沖基金投機失敗了。實質上，這卻是一場經濟殖民的前哨戰，對沖基金不過是馬前卒而已。

這事源於一九九八年，香港回歸後的第一年，國際金融駭客索羅斯認定有利可圖，下手偷襲。索羅斯是一對沖基金的負責人，擁有數千億的流動資金，專事套取市場波動的差額。手法兇狠，國際知名，是世界村的擁護者。但矛盾的是，他認為自由經濟行不通，為了求證，便以自由經濟的機制，進行擾亂金融市場之實。

索羅斯早有預謀，趁著港人大批外流之際，他先暗中大量收購廉價股票，然後在九八年將數以百億的美金匯入香港。根據供需

原理，港幣應該升值。屆時他再拋售股票，買進廉價的美金，如此便達到對沖的雙開營利目的。

萬一行不通，在他全面拋售股票之際，由於有錢的投資者走光了，市井小民進場能力有限，空堆著滿街黃金，無福消受。香港的恒生指數將無量下跌，等到跌破淨值，他便大肆收購，把香港的金母雞據為己有。

再若人們對港幣喪失信心，人人搶購美金，港幣便難逃貶值的噩運，這時，索羅斯也可以在匯市中賺回預期的利潤。這是一著萬無一失的戰術，股市、匯市已分別設下陷阱，香港民眾數十年來的血汗錢，必將成為他的囊中物。

他所未料及的是，中國不能容許香港回歸一年便遭劫掠，決定以國家及香港共約兩千多億的存底保證，放手與投機客一搏。於是，香港成立了一個怡富基金，專事收購低價股票。並由匯豐銀行挺住匯市，隨時進場干預，堅決與美金掛鉤。

這一來，索羅斯所買的香港股票，高價收進，低價沽出，全落到怡富基金帳下。而港幣與美金掛鉤的結果，波動差值極其有限，索羅斯白白送了三百億美金的大禮。這場戰役證明了，有人口中喊著世界村，骨子裡是想做村長。

一九九九年正是美國網絡經濟的最頂峰，所有掛上網絡概念的股票，在市場上都炙手可熱，其本益比有的高達千倍之多。換句話說，僅值一元的股票，可以炒到一、兩千元！一時之間，人人放下正事不做，大家一窩蜂的追風逐浪。

也有些外國基金很有眼光，他們看準中國幾十年來，不論多麼困難，卻一直信守國際承諾。所以趁著金融危機已經化解，即將融入世界貿易組織之際，大舉進駐香港，使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，東方明珠光耀不墮。

自一九七〇年以來，在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呼聲下，世界貿易量以五％—十二％增長，到一九九〇年，卻下降至一．二％；拉丁美洲出口由一九五〇年的五．六％降至四．九％；中國則由微不足道之值突增至一九九〇年的十四％。

此外，根據聯合國公佈的資料，顯示出全球最富與最窮的國家中，前五分之一富者與後五分之一窮者的差距，由六〇年代的三〇：一，到一九九五年，變成了七四：一。

一九九八年，聯合國開發計劃組織報告進一步指出，經濟全球化的結果，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，其財富超過最窮的三十五個國家與其六億人口收入總和，前二百名富翁竟與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一人口總所得相等。

這種現象說明了一個事實，人類社會未必是貿易自由化的受惠者。雖然表面上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改善了，但已開發國家才是真正得利者。問題出在後者的心態，當一個原本貧弱的國家崛起時，經常會受到工業大國的排擠，導致民族主義再興。

民族主義是人性本能的依歸與認同，如果不妥善疏導，便會趨向極端。更進一步，由極端變成狂熱，狂熱中喪失理性，那是先進國家最害怕的洪水猛獸。兩次世界大戰的肇因，皆源於此。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，在美國西雅圖有十萬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，集會反對WTO會議。其中不乏高瞻遠矚的精英，卻被官方視為暴力份子，實是淺視之極。但這又怪得了誰？風暴核心中，但見飛砂走石，誰又料想得到社會結構的改變？

這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，新生事物層出不窮，科技日新月異，進展神速。而經濟競爭激烈，高潮迭起，工業國家領銜衝刺，新興集團急起直追。政治則風雲詭譎，美國獨大，歐洲聯盟，中國開放，蘇聯解體。人人看得眼花撩亂，不知未來的走向，更無法想像到，另一個進化的天塹就在眼前！

一九五〇年，第一部電腦問世，資訊時代從而降臨，被視為人類第三次革命。第一次是指農業革命，人類得以解決食物的供需，因而創立了文化。第二次是工業革命，在能源的釋放下，商品生產成為主流，開啟了物質文明。這一次是知識的爆炸，古往今來人類所有的經驗，都將即時呈現在世人眼前，作一次最後的巡禮。

早在一九九四年，丁一就把他的基金移到香港，他看準了網絡市場，打算放手一搏。但在當時，網絡只在美國剛剛興起，東方受到語言的限制，無法應用。香港雖說受英國影響，英語是官方語言，但也只限於官方，七成百姓都難登大雅之堂。

天時、地利、人和是事業成功的三大基礎，天時及地利已經掌握住了，所差的只是人和。丁一早有準備，在世界各地物色了各種專才。只是他的條件太高，既要人有能力，又要無私無己，可以說是馬兒跑得快，又能不吃草。

香港的海鮮舉世聞名，有一家蝦蟹居，更是蜚聲遐邇。一天中午，丁一帶了約瑟夫和莊重，三人專程到蝦蟹居進餐。

這時店中已是人山人海，沒有訂位的，必須排隊等候。

約瑟夫最不喜歡等待，說：「師父，換一家吧，人太多了。」

丁一說：「急什麼？既來之，則安之。」

這時，有兩個醉漢為了搶付帳，竟爭吵起來。拉拉扯扯中，一人身上的錢包掉在地上，各式大鈔散落一地。但兩人一無所知，還繼續相持難下。

旁邊一桌有三位客人，其中兩位連忙彎身撿拾。另一位大漢身材壯碩，臉色紅潤，氣勢威猛，沉聲說：「不要動！」

兩人只好穩坐不動，紅臉漢子便召來侍者，說：「這是那位客人掉下來的錢包，你好好看著，不許別人動它！」

侍者說：「我先撿起來再說。」

漢子說：「不可以，萬一他說少了一百塊，你賠嗎？」

等他們吵完，發現錢包失蹤了，侍者才當著他的面，把鈔票一張一張撿起來。醉漢點了又點，數了又數，最後滿意的離去。

丁一走到壯漢面前，遞過名片，自我介紹道：「我叫丁一，還有兩個朋友回來，因為沒有空位，正在排隊。能不能讓我們坐過來，大家交個朋友？」

紅臉漢子痛快地說：「請坐！請坐！叫我張三吧！」

大家相互介紹，和張三同來的是兩位律師，一姓徐，一姓陳。

丁一見張三臉色紅中帶紫，皮下有青絲隱現，便說：「張兄，我們初次見面，但有句話我不得不說。」

張三說：「別客氣，你說。」

丁一說：「你的肝臟有問題，酒喝得太猛了。」

張三慨然說：「沒錯！但那算不了什麼。」

丁一搖頭說：「很嚴重！再喝下去就要開刀了。」

張三一驚，反問：「你是醫生嗎？」

「醫生倒不是，養生還可以。」

「養生？」

「不吃藥，不打針，可以把病治好。」

「可能嗎？」

「當然可能，只是病人要配合。」

「怎麼配合？」

「比如說，不喝酒，多爬山。」

「不喝酒多爬山？」

「是的，生活正常，遠離酒色財氣，這叫養生之道。」

「那人生還有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人生之道大矣哉！」

「好說，能有多大？」

「張兄未免太自暴自棄了，眼下這一點小麻煩，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這一來，不僅張三大吃一驚，連他那兩位朋友也變了臉色。

張三問：「你知道我的事？」

丁一笑：「我們才認識，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那你說小麻煩，指的是什麼？」

「不過一點糾紛罷了，論你以往的志向，應該不會放在眼裡。」

「你知道我的過去？」

「也知道你的未來。」

「這算什麼？特異功能？」張三開始懷疑起來。

「不算特異功能，只不過是常識罷了。」

「常識？常識怎麼能看出別人的心事？」

「你不是財主，也沒做虧心事，怕什麼？」

「我不是怕什麼，是你說的太玄了。」

這時侍者過來，丁一點了兩道海鮮，約瑟夫和莊重點的都是素菜。侍者說：「對不起，今天客人太多，青菜都沒有了。」

丁一說：「你別管，到時一定有。」

侍者不高興的說：「我說沒有就是沒有，不會騙你的。」

丁一說：「你是對的，但青菜馬上就送到，我也不會騙你。」

侍者無可奈何，只好去了。

丁一又對張三說：「我們沒有必要客氣，各吃各，各付各的。你們商量你們的正經事吧，反正已成定局了。」

張三等聽得目瞪口呆，不知該說什麼才好。

過了一會，海鮮、素菜都上桌了。師徒三人吃完，會了帳，措措嘴巴就走了。張三等人還在震驚當中，簡直不知從何開口。

第二天丁一進辦公室，發現張三已經在會客室等著。

二人客套完畢，張三單刀直入的問：「丁兄來香港不久吧？」

丁一笑說：「原來你也有特異功能。」

「我看你們營業執照都是新的。」

「沒錯，我們剛從美國來。」

「做什麼生意？」

「還在看，想收購公司。」

「哦，你是基金界的。」

「為什麼是基金界的？」

「因為基金界挾著資金，轉戰各地。常有一些基金來香港購買經營失敗的公司，整頓一下，再高價賣出。」

「我不做轉手生意。」

「那你想做哪一行？」

「文化科技。」

「文化科技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沒聽過有這種行業。」

「沒有最好，我們可以創造。」

「什麼叫文化科技呢？」

「文化是一個民族的根，科技是時代的潮流。把科技用在文化領域上，讓文化發揚光大，就是文化科技行業。」

「怎麼實現呢？」

「由生活需求做起，比如說，網絡是科技，應用靠文化。如果讓中國人能方便而自然地應用網絡，那就有一個很大的市場，從這個市場著手就行了。」

張三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，國家培育的第一代企業精英。他出身良好，是軍人世家。大學畢業後本擬從軍，由於他反應敏捷，品格端正，被國家計委看中，納入一個宏觀的財經組織中，專事研究未來的企業走向。

九一年，張三被派到香港，學習經營管理。不久由於表現優異，受命將一家國營公司在香港上市。在當時，這是空前的創舉，沒有幾個人相信可行。但是張三終能克服萬難，達成使命，並任職該上市公司的財務總監。

所謂國營公司，實際上就是人人抱著金碗，吃大鍋飯。反正公司是國家的，誰都認為天不會塌下來，就算塌了，也有國家頂著，砸不到自己頭上。

國家窮，大家苦，只要門一關，人人可以攤開來比。不比倒沒輒，誰也不甘心。至於什麼叫做企業，如何經營管理，那是國家的事，沒人過問。等到發工資、拿糧票時，每個人都睜大眼睛，自己絕對不能比別人少一分！

一旦有了出國的機會，見識一下外面的物質天堂，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。這時人人走門路，找關係，無所不用其極！

張三這家國營公司，已經算是企業中的佼佼者了，當然，其中「人材」濟濟，「高手」輩出，也非同一般。今昔制度雖大不相同，但對習慣了領取固定薪金的人，難得關心公司的財務狀況，錢多錢少也不過薪水階級間的比較，相去有限。

公司未上市之前，大家還沒有搞清楚，什麼叫做股東、股票，那股鬥氣也被香港高企的物價壓得喘不過氣來。人人望著辦公大樓外車來車去，人上人下。不多久，羨慕的眼光變成嫉妒，轉而滿腔忿忿不平。

除了幾位高級主管，一些靠鑽營拍馬出來的幹部只知道等因奉此，既沒有生財之器，也無其他謀利的技倆。就算成天想著鈔票，它總是飛得比自己的腳程快。所以，除了抱怨鈔票入不敷出之外，倒也變不出什麼新花樣來。

可是，公司上市成功後，第二天股票就漲了一倍。大家一看，哇！翻了一番！早知道當初進一點，現在不就發了嗎？

一個月下來，股票節節高升，股值已揚升了十倍以上。這時人人眼紅脖子粗，想進場又怕賠錢。到了第十天，大市獲利回吐，股票跌了百分之二十！有人開始罵街了，什麼投機術、陰謀論、引蛇出洞都出籠了，張三成了眾矢之的，被斥為欺騙同胞！

兩個月、三個月過了，公司營運上了軌道。有了生意，股票更是居高不下。原本五元的股值，這時卻在百元上下徘徊！

於是，公司內部比股票交易所還要熱鬧，沒有人辦公，查看股票的軟件大受歡迎，人人緊盯著螢幕，熾熱的心隨著數字上下翻攪！

張三認為這只是一時的現象，讓同仁認識一下市場的運作也不是壞事。但一天一天，一週一週，一月一月下去，眾人口中除了股票就是鈔票。張三忍不住了，嚴令在辦公時間，不許任何人看股票！

這一來觸犯了眾怒。人是一種很奇妙的動物，能適應任何環境，訣竅就在不斷地積累經驗，又同時不斷地遺忘。任何事件，總會有人得利，有人受害。從宏觀來看，就是這利害與得失的多寡，導引著人類的發展方向。

只要能量一發生變化，其力量的影響即與中心點的距離平方成反比。中國人多，歷史悠久，在這舉世急劇變化的當兒，一點小小的波瀾都會泛成濤天巨浪，久久不能止息。

一天早上，張三不到九點鐘就到了辦公室。由於香港人習慣於夜生活，雖說九點上班，每天不到十點半難得見到人影。他雖一再三申五令，效果始終不彰。

這次令他難以思議的是，全體員工都在會議室默默地坐著，連平素請都請不到的幾位特殊人物，也赫然在座！

張三絲毫沒有想到其中大有文章，他好奇地推開會議室木門，探頭說：「咦？各位今天倒挺自動的嘛！」

「張三同志！不要走！」發話的是一位女同志郭小彬，四十來歲。她一向是活躍份子，背景硬扎，紅五類出身。在文化大革命中，曾是風雲一時的人物。當張三知道她被調到本單位時，曾堅決反對，但是上面一句話，就令他啞口無言了。

張三感到氣氛不對，忙問：「郭同志，我有客人要來，有我的事嗎？」

「不要打哈哈！」郭回過頭，對一位年輕人說：「永志同志，你通知警衛，不許讓任何客人混進來！」

張三看情況嚴重了，臉一板，大聲說：「永志！這事不該你管！」

郭小彬大怒，道：「張三！你好大膽，敢在人民面前擺威風！」

張三冷笑一聲，說：「郭同志！這裡是香港，一切有法治！」

郭小彬吼道：「沒錯，我們剛立了法！」

張三不甘示弱，大聲回道：「妳立什麼法？」

郭小彬回頭大叫：「把大字報展開！」

會議室正面牆上掛著一塊垂地的紅絨布，兩個人過去把紅布扯下，一幅大字通報立刻躍入眼簾：

第一號通令

1、在改革開放的使命下，祖國江山一片紅，形勢大好！企業走出國門，是為了發揚無產階級的無上精神，持續與走資的帝國主義作殊死戰鬥！

但是，有一小撮階級敵人在國內外反動勢力的支持下，繼續以不同的手法，反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，反對共產思想，進行著背叛黨、背叛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，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，實行資產階級法西斯專政。

偉大統帥、偉大導師、偉大領袖、偉大舵手毛主席教導我們：「反動派不打不倒！」鑑於目前嚴重階級鬥爭形勢，以張三為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集團、已被本部覺醒的同志們通令進行政治審查，現根據文革中央決定成立革命委員會。

2、革命委員會的成員由久經革命烈火考驗的我黨忠誠戰士：江流、何為民、石家壯、田深等同志組成，顧問為郭小彬同志。

3、從即刻起，立即剝奪張三的黨、政、財、文大權，進行隔離審查。

4、在審查期間，張三不得亂說亂動，不得干擾革命委員會的革命工作。如有轉移財產、秘密串連的行為，本組織就地發動群眾進行批鬥，鬥倒鬥臭，再踏上一隻腳，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。

5、現根據中央指示精神和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指派革委會主任由江流同志擔任、財政部長由何為民同志擔任、組織部長由田深同志擔任、聯絡部長由石家壯同志擔任、公安部長由季永志同志擔任、法律顧問為劉小佳同志（部級）。

6、讓我們高呼：

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！

偉大光榮的馬列思想萬歲！

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好得很！就是好！就是好！

偉大統帥、偉大導師、偉大領袖、偉大舵手毛主席萬歲！萬歲！萬萬歲！

張三氣得把公事包往會議桌上一摔，破口大罵：「混帳東西！國家已經被你們搞成這副德性，文化大革命已經平反了，你們還陰魂不散！」

郭小彬拍桌子回罵道：「張三，你才是混蛋！人民的敵人！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！人民的力量是不可輕侮的！你算什麼東西？我們要鬥臭你！」

張三臉紅得像豬肝一樣，正打算豁出去了，他的左右手曾協理立刻把他拉到一邊，勸道：「讓他們玩玩吧！鬧僵了大家都沒好處。」

張三不依，說：「什麼話？讓他們玩玩？幾百億的大企業，怎麼變成玩具了？」

曾協理說：「有什麼辦法？忍一忍吧！」

「還忍？國家都快完蛋了！」

「算了吧！文化大革命已成過去，他們也玩不出什麼花樣！」

「老曾！這是香港呀！」

「出了門當然是香港，可是門一關，我們又能怎樣？」

「我不同意！關了門也在香港！」

「老張！冷靜一下！國難太久了，我們的領導正在設法療傷止痛，長年沉痾，不可能一個晚上就醫好。」

「就算不能馬上治好，也不應該再這樣荒唐下去！」

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公事公辦！我們的責任是辦企業！」

「何必這麼頑固呢？」

「不是頑固，這是原則！」

「原則？你總有家人吧？」

「這與家人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誰知道？你忘了老總的話了？」

張三想起上司那句話，他心中一凜，頭腦冷靜了些。他懶得再說，拎起皮包，轉身就要離開。

郭小彬早有準備，把手一揮。立刻有人將門關上，而且雙手叉腰，擺出餓虎攔羊的態勢。張三一看，是田深，自己一手提拔的公司出納，便說：「小田，你別攪進來，事情鬧大了對你不利！」

田深哼了一聲，說：「你是人民的公敵，別想恐嚇我！」

「恐嚇你？你怎麼啦？」

「我要平反，你害我賠慘了！」

「我害你？是不是玩股票賠的？」

「是又怎樣？」

「我一再告訴你，股票不要玩！」

「我不是玩，我是買！」

「買了多少？」

田深支吾了半天，最後才說：「幾十萬吧？」

「幾十萬？你哪裡來的錢？」

「借來的！」

「你在香港無親無故，誰會借給你？」

「你管不著！」

「好！只要你沒動用公款，我就不管！」張三知道田深一定挪用公款了，他氣得發抖，用力把田深一推，就去開門。

「大膽！在人民面前，你還不知悔改！」郭小彬大喝。

張三忍無可忍，回頭逼問：「妳說！我犯了什麼錯？」

「什麼錯？股票升跌你最清楚，為什麼不告訴我們？」

「我們是上市公司，法律明文規定，不能有內線交易！」

郭小彬打開一個卷宗，取出幾張單據，往桌上一丟，說：「別用那些黑幫理論來壓人！你過來看看，這些不是證據是什麼？」

張三一看，都是些報帳的收據，他心中有數了，乾脆把話說白了：「妳說吧！這算什麼罪狀？」

郭小彬順手拿一張，高高揚起說：「勞斯來斯的汽油錢，一個星期五千塊！」

「公司規定我出門一定要坐勞斯來斯，妳向老總清算去！」

「浪費人民的血汗錢！」

「上市公司不是做小買賣，如果得不到別人的信任，就是一文不值！香港是全世界勞斯來斯最密集的地方，有幾百輛，代表公司的地位！公司有了信譽，才能得到市場的認同，人民的血汗才能變成有效的資源！」

郭小彬又取出一張，邊看邊說：「請客人喝咖啡，三百元！」

「三百元？絕對不止！我天天要跟基金、銀行代表談貸款，有時在辦公室裡，有時在飯店裡，平均一天要花費兩三千元！」

「哈哈！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不打自招！好！坦白從寬！我算了一下，每天平均是兩千一百四十三元四角。一個月要花幾萬塊，比我的薪水多十幾倍！」

「絕對不止，還有送禮呢！那些費用就大了，我記都記不清楚！」

「正是！我們革委會一致反對，這些都是封建社會的惡習！」

「別忘了，這些小禮為公司帶來了千倍萬倍的利益！」

「人民是清白的，人民不要這種貪贓腐敗的髒錢！」

「那國家派我們來香港做什麼？」

「做正當生意！賺乾淨錢！」

「做生意要靠朋友，要相互信任。禮尚往來是為了交朋友，做生意！至於錢乾不乾淨，自有法律定義！」

「送禮就不乾淨，就是貪贓枉法！」

「各位初到香港時，不也接受了公司贈送的禮物嗎？」

「那不一樣，那是自己人送自己人！」

「沒錯，我送禮，就是把他們當作自己人！」

郭小彬暴喝道：「狡辯！強詞奪理！對付你這種反動的毒草，只有讓你嚐嚐坐飛機！」說著，她回頭施令：「江流！田深！何為民！一齊上！」

所謂坐飛機，是倆人分立左右，將被鬥者雙手伸直反折向上，另一人按住頭部，不斷下壓。這種動作會讓人痛苦得肺腑翻轉，筋骨扭曲，終生難忘！

張三在文革時隸屬逍遙派，仗著出身良好，雖然沒吃到苦頭，但見識頗多。這時他氣往上衝，馬步一蹲，架勢一擺，怒喝一聲：「看你們誰敢！」

曾協理見狀，忙說：「郭同志，這裡是香港，如果動手傷人，便構成刑事責任。警察來了可就麻煩了！」

郭小彬色厲內荏，說：「怕什麼？我們是文鬥！」

「文鬥就不能動手！」

「幾千萬人我們都鬥過！香港又算什麼？」

「香港是不算什麼，可是香港警察都是鬼佬，他們可不懂妳的道理！」

郭小彬想了想，說：「好！那就給他戴頂帽子！」

張三依舊威風凜凜，大喊：「休想！」他與郭小彬惡狠狠地面對面、眼對眼。其他二十幾個人都呆呆地坐著，滿臉惶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半晌，郭小彬說：「你是死不認錯？」

張三神色不變，說：「我沒有錯！錯的是妳！」

「我有什麼錯？」

她這一問，張三反倒失笑了，說：「妳搞錯對象了，文化大革命是內鬥知識份子，反修才是清算掌權的國家領導。妳歷史認識不深，搞什麼鬼？」

江流也說：「郭同志，我早就說過，只能用反修來鬥他！」

郭小彬惱羞成怒，矛頭一轉，說：「江流，你閉嘴！否則等會鬥你！」

張三覺得這幾個人無聊到了極點，說：「算了吧！國家已淪落到今天的地步，如果你們還沒有玩夠，自己去玩吧，可是不許佔用上班時間！」

郭小彬大叫：「不公平！什麼叫上班時間？」

「早上九點到下午六點。」

「那我們哪裡還有時間？」

「不錯，所以請大家努力，把工作當作鬥爭對象。等經濟發達了，國家強盛了，哪裡還需要把自己人鬥得你死我活？」
「可是毛澤東同志說過……」
「毛澤東同志也說過，中華人民共和國站起來了！妳願意讓她倒嗎？」
「當然不願意！」
「那就該團結同志，努力工作！」
「可是我們努力工作的結果，錢都賠光了！」
「我一再三申五令，不許買賣股票，你們為什麼不聽？」
「我們造反有理，革命無罪，你管不著！」
「你們自己的錢我管不著，可是盜用公款不能輕饒！」
「什麼公款？是我們人民的錢！」
「妳能代表人民嗎？」
「當然！我就是人民！」

這件事風波未了，張三把事件始末報告上去，幾個自命為革命委員會的成員，一個個受到調查，最後被遣返原單位，專案處理。

問題是，張三也受到批判，說他縱容屬下，公私不分。更糟的是郭小彬背景深厚，動用了很多關係，強逼張三為她洗罪。他堅持原則，不加工理睬，因此得罪了幾位皇親國戚，閒話不斷，最後張三憤而離職。

張三辭職後，公司頓時大亂，無人能夠承擔他的工作。又經過一番折衝，最後由張三在外面成立一家財務公司，採「責任承包制」，專門處理他原來的業務。

張三遇到了一時，他剛把手頭的工作交待完畢，而新來的人員也都能勝任愉快。於是他又接些小案子，以之謀生。

丁一要買公司，以張三的人脈，不久就找到一家，目前已瀕臨破產。這是間傳統的文化企業，在香港這種地方，生存競爭激烈，文化的空間有限。這家公司經營報紙、雜誌和印刷廠，但經營不善，年年虧損，已經變成一個爛攤子。

丁一看資料，眼睛一亮，說：「好機會！」

張三說：「價錢也好，以控股百分之三十計，只要兩千萬港幣就夠了。」

丁一盤算了一下，說：「問題不在這裡，要先調查一下。」

張三依言做了詳盡的調查，果然發覺其中有人作梗。公司虧損是實，目前共有八百個員工，每月淨賠五百萬元。在營業上，報紙發行量約十萬份，是中等規模；印刷廠開工一半，只供自己用，沒有外接生意。

這種公司只要整頓一下，立刻可以轉虧為盈。顯然東主被蒙蔽了，一定有人等著公司油乾燈盡，一舉接收！

丁一斷然說：「你設法直接找到東主，不要經過任何中間人。用六千萬港幣，買百分之三十的股權，不看帳，全部概括承受。」

張三一楞，說：「二千萬就夠了，為什麼還給六千萬？」

丁一說：「我們不能趁人之危！再說，任何會做生意的人，一看資料就知道買下來絕不吃虧，那為什麼到今天還賣不出去呢？」

「聽說東主有意見。」

「沒錯，這事擺明了是有人搞鬼，誰都不會甘心。」

「我懂了，我們是站在幫忙的立場。」

「是的，做事要利人利己。」

「你看行得通嗎？」

「放心！水到渠成。」

果然，大家開誠佈公，只談一次就成交了。

丁一見張三辦事爽快，也開誠佈公地說：「我們合作吧！你負責營運，我負責資金，二一添作五。」

張三吃了一驚，說：「怎麼給我一半？太多了！」

丁一說：「錢算什麼？人合得來才重要。」

「可是，像我這種人多不勝數。」

「是嗎？六千萬不是小數目，有幾個人能不受引誘？」

一九九六年元月二十日，張三入主這間公司。丁一仍然做他的基金，不願出面，他盱衡全局，作長期的策略佈署。

張三先稍稍調整內部人事，作了一個計劃，便與丁一商量。

丁一說：「不要急，公司方向未定，不能輕舉妄動。」

「還定什麼方向？公司有現成的業務呀！」

「這些業務都是過時的晚霞，你想想看，就算我們拼了老命，能做多大？」

「每年能夠淨賺一千萬就不錯了。」

「難道我們是做一千萬生意的人嗎？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謀定而後動。」

「怎樣謀定而後動？」

「要成大事，還差一個人。」

「差一個人？什麼人？」

丁一侃侃而談：「要成大事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缺一不可。以天時言，近百年來，中國歷經內亂外患，又忙於內部整頓，停滯了很長一段時間。物極必反，中國人終於覺醒了。自改革開放二十年以來，各國國民生產毛額平均成長百分之三，中國卻高達百分之十，對外貿易也逐年成長百分之十四。」

「當今中國國民生產毛額是八萬億，如果繼續保持這種態勢，到了二〇一五年，中國將成為舉世最強大的經濟實體，國民平均收入可達一萬美金。我們必須把握這種上升的態勢，然後順勢而為。」

「其次是地利，香港一向是國際金融中心。中國在近期內需要大量資金，又沒有直接的管道，我們在這裡正好扮演中介角色。有人以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，香港就要沒落了，那是很淺視的看法。」

「我認為，中國與國際社會一定要保持相當的距離，才能確保數十年來辛苦建立的體系與制度。香港是最理想的緩衝地，西方會把香港當作他們的門戶，而中國也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屬地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香港是一個經濟戰略要衝，我們只要方向正確，規劃周密，已經立於不敗之地了。」

張三問：「那人和呢？」

「人和也要有天地人三才，天負責資金及營運方向，地專管技術及規劃，人則處理商務、人事財務的支援等。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天和地，還要再找一個人。」

「這個地要有什麼條件？」

「當然首要是不私不黨，否則大家很難長期合作。其次要有資訊科技的專業能力，更重要的是有文化造詣，才能將科技與文化結合起來。」

「哇！這種人到哪裡去找？」

「放心，我已經找到了，九八年就會過來。如果大家意見一致，我就會邀他入夥，共同做一番事業。」

一九九八年三月，新年剛過，丁一派莊重到台灣楊梅拜訪卜二。過兩天，卜二便從台灣直飛香港，與丁一見面。